

沙记皮蛋及沙池巷

□安铁生

回民沙家是较早来南通的穆斯林，祖籍常州武进小曹村，原有回教家谱（“文革”中被毁），远祖来自新疆。清道光二十三年（1843）因“长毛”（洪秀全等）造反，烧杀抢掠，逃难到通州，现在镇江、江阴、如皋，沙家都有分支。

历年来武进回民沙家有门祖传的手艺——做一手好皮蛋，并成为子孙后代养家糊口的看家本领。民国时，地处东门外延寿庵旁沙池巷的沙家，有一南通当年最大的专做皮蛋的加工作坊。完全是多少代继承下来的传统做法，其用量最大的是草木灰碱，专选的是豆桔灰，老早是特地从常州船运过来的，质地像米屑一样细腻，因它有碱性所以也可用来洗衣服。最多时作坊里一米多口径的大陶缸有上百只，排放在简易的棚屋内。每逢入秋，是沙家最最忙碌的时候，那时会雇来许多工人，拿起一只只鲜鸭蛋，把它抹上拌好的灰泥，双手将蛋完整均匀地滚抹包裹好，再扔进事先铺好的稻壳堆里来回翻滚，直至鸭蛋全身都裹满稻壳。整个过程一气呵成。现在卖的皮蛋不少是火碱浸泡而成，难免稍有点苦涩味、烧嘴。而沙家草木灰做的皮蛋虽制作麻烦、时间长，但经200天时间的缓缓酝酿，慢工出细活故风味独佳，柔和鲜美异常。那时南通东大街著名的“源泰和”等南北货店，常年进的全是名牌商品。夏令大家要在这里买高邮咸鸭蛋，冬天要在这里买沙家松花蛋，成为南通人过年必备之最佳食品。

有人问过去老东门外南北走向较大的且最有名的沙池巷，与响当当的沙记皮蛋有没有关系？是不是沙家的缸池在此巷内特别多而得名？其实这是没有关系的。沙池巷之名清代就有了，是来自其巷南头有个大的池塘，其形状如古代的官员戴的乌纱帽。云朵先生在《盘点南通的那些老巷子》里讲得明白：“沙池巷：望江楼巷至吴家巷，长520米，宽3.4米。巷南有一水塘，形似乌纱帽，俗称沙帽池。”南通人简称沙池，可见此巷以水池塘得名，不是以沙家皮蛋缸池取名。

灯下漫笔

久违的萤火虫

□蒋春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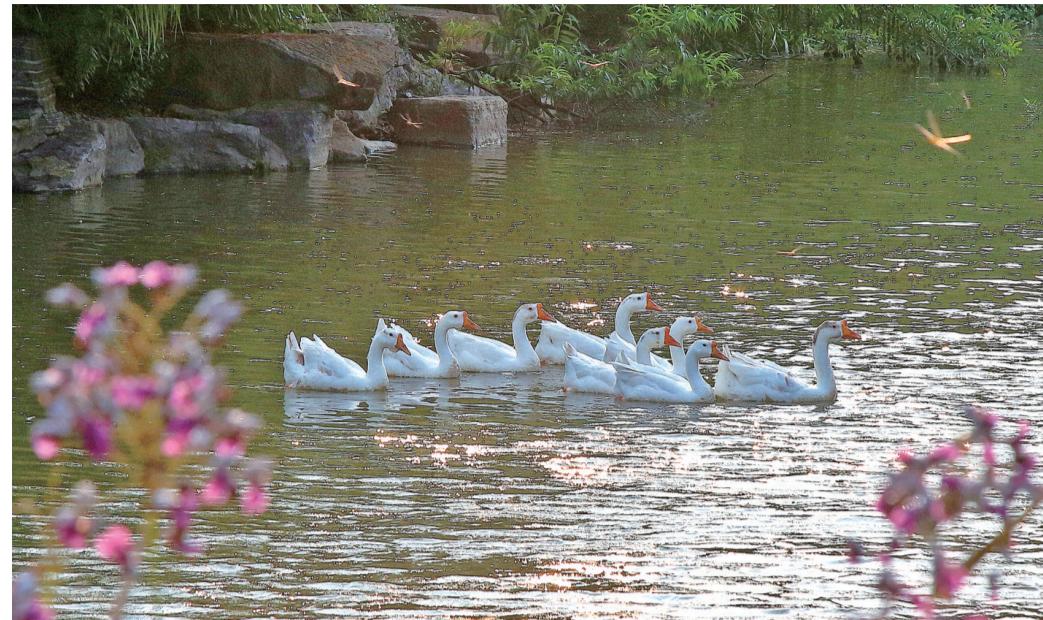
7月的一天晚上10时许，一只萤火虫在住所的地下车库下坡处闪耀。住在此小区已有10多年时间了，从未见过这个小精灵。奇遇的瞬间，有着久违的亲切感，一下子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。

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，我家居住在友谊桥东边的灰地巷里。居民们居住的都是平房，且四周被农田包围着。夏日的夜晚家中闷热，又没空调，大人小孩都会到房外乘凉。那时南通城很小，居住在友谊桥、北濠桥、和平桥、文化宫桥、长桥、公园桥以内的是真正的城里人，而我们居住在六桥之外叫街上人，街上人距离乡下较近，夏天的萤火虫较多。那时伢儿们习惯将萤火虫称之为“火萤虫”。一边乘凉一边捉萤火虫，捉到萤火虫后就放到事先准备的小瓶子里面，乘好凉后就将萤火虫的瓶子带到床上，看着萤火虫一闪一闪的特别有意思，很快就进入了梦乡。第二天起床一看，瓶中的萤火虫都死了，原来瓶口塞紧后，瓶子没了氧气。有意思的是，伢儿们在捕捉萤火虫时，还会相互比看谁捉得多。嘴里还不停唱着童谣“火萤虫夜夜飞，

芬芳一叶

家来吃乌龟，乌龟不长毛，家来吃葡萄，葡萄不开花，家来吃黄瓜，黄瓜不结籽，家来吃鼻屎”。这首童谣还有另一个版本，内容稍做了一些改动。“萤火虫低低飞，下来吃乌龟，乌龟不长毛，下来吃葡萄，葡萄不开花，下来吃黄瓜，黄瓜不结籽，下来吃果子，果子不甜，归家种田”。儿时，母亲还教我唱了另一首萤火虫的童谣“火萤虫夜夜红，婆婆织布打灯笼，公公挑水头昏忡，养（生）的儿子当郎中，情（娶）的新妇（媳妇）捉牙虫”。这首童谣形象地描绘出人们生活劳作的情景。当然由于时代的思想局限，只能这样反映当时的社会状况，不可能有很高“思想境界”的内容。这首童谣时间比较长了，我母亲是1924年出生的，这首童谣是她当教师的叔叔教她唱的，应该说至少也有了上百年时间了。

随着时代发展，南通发生了巨变。如今南通城市化的规模越来越大，道路修得越来越宽，办公大楼、高档商品房等到处都是。当年友谊桥东首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这里夏日的晚上早已见不到萤火虫了，或许有点遗憾，而家乡的巨大变化却让我高兴与自豪。



一点白 李斌

感恩

□陈有明

在旧社会，我家是贫苦农家庭。西亭东乡八总河边，孤零零三间草房。家人无一识字，靠租种地主的小块土地和纺纱、织布、打草鞋，苦苦度日。一年到头，吃的是元麦棍子、玉米棍子，很少见到米。青黄不接时还以麸皮、豆渣、豆饼充饥，连讨饭都没个去处。1945年冬，共产党、民主政府领导人民打土豪，分田地，搞土地革命，我家分到八九亩地，这才开始过上心里亮堂的日子。

1937年7月7日，卢沟桥事变，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。1938年3月17日，日寇从南通姚港登陆。7月15日，日本鬼子从南通途经西亭去金沙，在西亭见人就开枪，打死五人。日本鬼子从我家房子北山头的八总马路东去，乡亲们躲在南头的沟岸草里，不敢发出一点儿响声。当时我才出生373天，幸好没哭，否则为了保住大家性命，我很有可能被母亲堵嘴闷死。日寇侵占了金沙、西亭等镇，抗日军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奋起抗击，敌人害怕了，撤回南通城，我们这一带才免遭大难。

1946年6月，全国内战爆发。10月，国民党军及地主武装“还乡团”侵占了金沙和全县重要集镇，疯狂迫害革命群众和翻身农民。11月1日夜，新四军九分区七团在梁灵光司令员的带领下，从骑岸镇东张家沙出发，经一个多小时的急行军到达西亭镇，深夜11时，对敌人驻守的据点发起猛烈攻击。此战消灭土顽100多人、俘敌76人，保卫了土地革命，保卫了翻身农民。大家说，要是没有共产党、新四军，老百姓不知要遭多少难啊，共产党就是人民的保护神！

我7岁时，祖父送我到

离家一里多路的吴氏私塾开蒙读书。祖父对先生说：“我家穷，祖辈没人识字，我们想让这个孩子识几个字。”就这样，从第二天起，我每天吃过早饭就背着祖母用青布零料亲手缝的书包“上书房”了。在吴老先生的私塾，我读了两年多时间，《百家姓》《三字经》《千字文》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全部会背，常用字基本认识，写大小楷毛笔字也有了较好的基础。

1945年暑期，在地方民主政府的动员下，西亭东乡十三总的钱国安在家乡办了所小学。我们在吴氏私塾书念得多一点的几个孩子想到那里去，吴老先生开明，没有阻挡。我们读共产党的书，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。钱老师给我们讲新四军的战斗故事，教我们唱新四军的歌，还组织我们开展防身体活动，大家高兴极了。我们感到民主政府办的学校好，由此对共产党和新四军加深了感情。

1946年底学校因国民党反动派扫荡而停办，从此直至1949年年底，我11岁到13岁三年时间，再没能到什么地方去念书，在家跟着大人做田里生活和学习纺纱、织布。

1949年2月2日南通全境解放，下半年西亭小学就复办了。10月1日新中国成立，万象更新，学校的各项工作走上正轨，招收各年级学生。我喜出望外，立即去报名，1950年初上了三年级。那时学校鼓励成绩好的学生跳级。我1950年下半年就读了四年级，1951年上半年读五年级，1951年下半年读六年级，连连跳级。1952年上半年我15岁以第一名的成绩小学毕业，考取南通市一中。

初一第一学期开学，父亲挑着简单的行李把我送到学校。此后，我在市一中学习生

心窗片羽

活了六年。学校的伙食标准是每月8元，国家给我的助学金是每月6元，可我每月2元的伙食费有时还交不出。有一次被停伙，饿着肚子躲在寝室里偷偷哭，林校长知道了，给我交了伙食费。那时，南通市一中是向全南通地区招生的，绝大多数是穷人家的孩子。老师们说，要不是共产党，穷人家的孩子哪能上到中学，要好好争口气，学出个样子来。老师的关心教育，在我心中燃起了一把永不熄灭的火。冬天，身上衣服单薄，上课冷得发抖，我一下课就和几个同学去操场跑两圈再回教室上课。夜里，又薄又硬的被子挡不住寒气，就不断蹦跳，等身上发热后再钻进被窝。任凭生活怎样艰苦，我学习上从未松过劲。从初一到高三，我一直担任班级、学校的主要学生干部，每学期都被评为优秀学生，初中毕业免考直升本校高中。

1958年我高中毕业，正逢急需培养中学教师，南通师专创办。师专党委书记、校长亲自到招生部门挑选录取品学兼优、适合当中学教师的学生。我原先的理想是上北大，当作家，老师们也认为很有希望。录取师专后，我正视现实，理智地改变方向，决心用从事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来实现自己的理想。在师专学习，我几乎没什么经济负担，两年后就当上了南通县师范的语文老师。后来又先后到石港中学、金沙中学、教育局教研室工作。我给自己的人生定位是：安心于教育岗位，热心于教育工作，潜心于教育研究。意在事业，意在学生。我教了23年高中语文，搞了15年教研工作，得到了学生、家长和同仁的认可和好评。1984年10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现在的家人全部有大学文凭，有六人是中共党员。真是没有共产党，就没有新中国，也就没有我的今天！